



世界经典名著

苦难历程

(三)

[苏]阿·托尔斯泰 著

林木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部 一九一八(续)	员
第六章	员
第七章	员
第八章	员
第九章	员
第十章	员
第十一章	员
第十二章	员

第二部 一九一八（续）

第六章

正当邓尼金的军队在五月末开始准备“第二次库班远征”的时候，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上空同样笼罩着密密的乌云。有三个捷克师在从乌克兰前线向东方转移的途中，从奔萨到鄂木斯克铁路线上几乎所有的军用列车同时投靠了敌军。

外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蓄谋已久，这次大哗变不过是干涉的开始。这几个由一九一四年开始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捷克人组建而成的捷克师，在组建后期还编入了部分战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了俄国内一股很庞大的反对势力，他们随时准备用武力干涉苏俄的内政。

然而，要想轻易地鼓动这些捷克师动用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并不很容易做到。直到现在，捷克人还将俄罗斯当作帮助捷克人民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解救出来的解放者。捷克人民喂过圣诞节时吃的鹅之后，还按老惯例说：“应该留给俄国人一只鹅。”这些捷克师在同进攻乌克兰的德军的战斗中，边战边退，准备撤退到法国境内，想以此向全世界证明，他们曾经为捷克的自由战斗过，他们曾经为打败德奥联军取得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在捷克师的军用列车向海参崴开去的途中，正好碰上了

— 员 —



被俘的德国人以及捷克人特别仇恨的匈牙利人。在两车相遇的车站上，两股相向的人流凑到一块，火气很快蔓延开来。白军的特务分子悄悄和捷克人说，布尔什维克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他们正在准备解除捷克师的武装，还要把捷克人的军用列车送给德国人。

五月十四日，在切利亚宾斯克车站上，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恶劣的斗殴。切利亚宾斯克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抓住了几个气势汹汹的捷克人。整列火车上的捷克人都拿起了武器。跟整个铁路沿线一样，这里的苏维埃只有少量装备很差的红军士兵，不得不做出退让。这条有关切利亚宾斯克事件的消息，很快在所有的军用列车中传播。而在处理这个事件的问题上，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出人意料地颁布了一条卖国而且极具挑衅的命令，结果引起了一场大爆炸。命令如下：

“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必须让捷克斯洛伐克人放下武器：任何在铁路沿线被发现携带武器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应该就地正法；任何在军用列车上被发现携带武器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应马上赶下列车并关进战俘营。凡执行不力者，决不姑息。”

然而，捷克士兵纪律严明，团结一心，作战经验丰富，又掌握大量的机关枪和大炮，相比之下苏维埃的红军装备极差，有经验的指挥也极为缺乏，结果非但苏维埃没能解除捷克人的武装，反而是捷克人解除了苏维埃的武装，牢牢控制了从奔萨到鄂木斯克的整个铁路沿线。

这场暴动的发源地是奔萨，当地苏维埃派了五百名红军战士去解除一万四千名捷克士兵的武装。红军在向火车站的



进攻过程中，几乎全军覆没。捷克人从奔萨运走了一台国家证券印刷厂的印制机，在别津丘克和利皮亚吉附近沉重打击了红军，夺占了萨马拉。

一个新的内战战场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了，而且迅速扩大到伏尔加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广阔地区。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布拉文大夫伏在开着窗户的窗台上，凝神听着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炮声。街上没有一个人影。炙热的阳光直射在低矮平房的墙壁、满是灰尘的空商店的窗户、废弃的牌匾和铺着一层石灰粉的沥青上，让人热得无法忍受。

医生向右转过头，只见一座用木板钉死的方形尖顶碑立在广场上，上面满是褪色的破布条，这是覆盖亚力山大二世雕像用的；一旁是一门大炮；一群市民正在将鹅卵石翻开，想挖出一些显然毫无用处的物品。大司祭斯洛沃霍托夫也在这群人当中，还有象征着萨马拉知识分子光荣和骄傲的公证人米申，高级食品店店主罗曼诺夫，从前地方自治局的委员斯特拉姆博夫，一个满头银发的美男子、过去的豪绅地主库罗耶多夫。他们都曾找过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看病，他们还是打扑克牌的牌友……一个红军战士在石墩子上坐着，枪夹在两腿中间，正抽着烟。

能清晰地听到萨马尔卡河对岸的炮声。窗户上的玻璃不时轻微地颤动一下。听到哗啦的颤动声，医生阴阴地呷了呷嘴，对着花白的胡子吸了一下鼻子。他的心跳是一百零五下。这说明他仍像过去那样喜欢参与社会工作。只是过多暴露自己的想法在目前来说太危险。因为街对面刘杰尔珠宝店窗子上，一张革命委员会的布告贴在钉着的木板上，反射的



白光十分刺眼，布告上写着对反革命分子严惩不贷。

一个奇怪的、看上去惊慌失措的人突然出现在无人的大街上。他上身穿着一件战前款式的柞丝绸西服，头戴一顶椰子纤维做的双檐盔形帽。他紧挨着墙根做贼似地向前走着，不时往身后看，有时还忽然跃起来，似乎有人朝他耳朵边开了一枪。他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头，苍白瘦长的脸上棕黄色的胡子像是粘上的。

这个人便是地方自治会的统计员——戈维亚金，一个曾经绞尽脑汁试图唤起达莎心中“美丽的野性”的家伙。他此行的目的是来找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他敢克制心中对于无人的大街和隆隆炮声的恐惧来到这里，说明一定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发生。

看到医生正从窗口望着他，戈维亚金连忙死命地摆手，可能是在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看我了，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他又回头张望了一下，停在贴着革命委员会布告的墙边上，接着跑到街对面，一头冲进大门。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到医生家的后门，开始敲门。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关了窗户，有人正在监视我们。”戈维亚金走进餐厅，低沉着嗓子说道，可是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大。“把窗帘放下……算了，还是拉开吧……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是有人派我来找您的……”

“我能帮什么忙呢？”医生讽刺地说道，说着坐在桌子一旁，桌子上铺着一块满是破洞的脏布。“咱们还是坐下说吧……”

戈维亚金顺手拖过一把椅子，重重地坐下，架起二郎腿，唾沫飞溅地凑到医生耳边大声说道：“德米特里·斯捷潘



诺维奇……刚才立宪会议委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经过表决，通过由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决定。”

“副部长？”医生问道，向下撇了撇嘴角，皱纹顿时堆满了整个下巴。“原来是这样，是这件事。那么，是哪个共和国的副部长呢？”

“是政府，不是共和国……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我们需要一条统一阵线……我们已经拿到了一台印钞票的机器……捷克军队打先锋，我们要攻占莫斯科……我们要召开立宪会议……这可是由我们召开，您听清楚了吗？我们……今天有一场激烈的争论。部长职位差点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全部拿去了，但是我们地方自治会极力主张由您担任，总算通过对您的任命……我感到非常自豪，您觉得呢？”

与此同时，一下惊天动地的炮声突然从萨马尔卡河对岸传来，桌子上的茶杯登时丁丁当当晃个不停，戈维亚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用手捂着呼呼乱跳的心：“这莫非是捷克人……”

接着又是一声巨响，紧接着附近似乎响起了嗒嗒的机枪声。戈维亚金吓得面无血色，又一屁股坐下，弯起一条腿。

“这一定是该死的红军……他们在粮仓顶上架了机枪……但是毫无疑问，捷克人正在进攻这座城市……一定要把这座城市攻占下来……”

“好吧，我接受，”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含糊不清地说道。“你想要点茶水吗？不过只有凉茶。”

戈维亚金说不用了，接着好像出神似地小声对医生说：“政府的领导人全是爱国者——最高尚的人，最正直的人……沃得斯基，您认识吧，特维尔的律师，一位善良的人

— 缘 —



……福尔图纳托夫上尉……克利姆利金是我们萨马拉的，也是一位崇高的爱国者……社会革命党人全都是英勇不屈的斗士……要是切尔诺夫参加就更好了——可是这是最重要的秘密……他现在在北方同布尔什维克战斗呢……我们同军官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加尔金上校就代表着军界——听说他被称作丹东第二……总之，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最后的总攻了……就现在的情形来看，捷克人准备在今天晚上发起总攻……我是民团的代表。这真是叫人又是害怕又是忙乱……可是，我们必须战斗，哪怕作战牺牲……”

激扬但有点刺耳的军号声——《国际歌》在窗外响起。戈维亚金吓得赶忙弯下腰，把头贴在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的肚皮上；他那淡黄色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是玩具娃娃头上的假发。

天空遍布乌云，太阳早已不见踪影。黑夜里仍很闷热。星星被一片烟雾挡在后边。河对岸传来的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一阵响似一阵，房屋被爆炸声震得颤抖不已。黑暗里，布尔什维克设在粮仓后面的六英寸口径的大炮还在还击。房顶上的机枪也没歇着。红军的前哨部队在萨马尔卡河对岸的郊区里，那里与河岸之间通过一条木桥相连，那里的枪声听起来稀稀疏疏。

越积越密的乌云当中，闷闷地发出雷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不论是城里还是河面上，都没有一丝亮光。只有大炮的火光时隐时现。

城里无人敢入睡。立宪会议委员会正在一个隐蔽的地下室里连夜开会。刚刚筹建的志愿军，在军官带领下，已经全副武装，散布在城中各处急切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市民们



站在窗前，注视着阴森恐怖的黑夜。街上的巡逻队之间大声地呼应着。在偶尔的安静的瞬间，人们可以听到向东驶去的列车发出的凄绝可怖的汽笛声。

从窗口望出去，只见一道曲曲折折的闪电，将天空的两头连在一起。伏尔加河浑浊的河水映射着电光显得愈发阴沉。电光照亮了码头上的驳船和轮船的轮廊。巨大的粮仓矗立在铺着铁瓦的屋顶上，还有白色的女修道院钟楼、新教堂教堂突兀的尖顶。传说中修女苏姗娜到各地募捐，用筹到的钱建成了这座钟楼。闪电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黑暗……

天空被劈开一道缝。风涌了出来。烟囱呜呜的叫声让人害怕。捷克人终于开始进攻了。

捷克人的阵形很乱，他们从克里亚日车站出发，沿途攻下了铁路大桥，接着绕过炼脂油厂攻进了河对面的郊区。高低不平的地形、河堤和茂密的柳条丛，减缓了他们的速度。

一座木桥和一座铁桥是进城的惟一通道。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在粮仓后面的广场上设置了大炮。隆隆的炮声和明灭的火光，给缺少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红军战士带来了一些信心。

夜幕降临，捷克人想出了一条诡计。许多来不及撤走的波兰难民一家子全居住在粮仓边上的木屋里。捷克人对这个情况很清楚。炮弹不断地在粮仓上空爆炸，为了躲避炮弹，波兰难民从木屋里跑出来，无头苍蝇般地乱窜。炮手们破口大骂，连忙用擦炮的通条阻止他们靠近大炮。六英寸口径的大炮震耳欲聋的响声震得这些难民头昏眼花，如鸟兽散。突然，一群妇女跑到了粮仓前面。她们高呼：“老爷们，求求你们了，别再开炮了，你们行行好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



人吧。”

大炮已被她们紧紧地围住了。

这些不同一般的波兰妇女，有些和炮手抢通条，有些去推大炮的轮子，有些死死拧着炮手的手臂，使劲压在这些被炮声震得神智模糊的炮手身上，揪着他们的胡须，将他们摁倒在街道上……这些女人上衣里套的是军装，裙子里露出的是马裤……

“同志们，他们是捷克人！”有人喊道，手枪把他的脑袋打烂了……一些红军还在和他们搏斗，一些已经跑了……捷克人马上卸下大炮的炮栓，紧接着打枪掩护自己撤退。最后在粮仓之间的狭小的通道里，他们从容撤走了。

大炮完蛋了。机枪也只好撤退。捷克人的进攻没有停止，他们把萨马尔卡河对岸的郊区紧紧围住，离伏尔加河已经不远了。

第二天清晨，万里无云。炙热的阳光透过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家里满是灰尘的窗户。医生刚刚整理好衣装，走到桌旁坐下。他眼眶深陷——一夜都没睡。洗杯盆、托盘和茶碟里全塞满了烟蒂。他时不时拿出一把破梳子，小心梳理着他不多的白发。他随时准备有人来请他去担任副部长。他的虚荣心仍然和原来一样强。

窗前的贵族街上，一群伤兵正稀稀落落地走过。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城市。有的伤兵伤口包扎的破布渗出斑斑的血迹，靠着墙坐在人行道上，望着无人的窗户——找不到地方能喝口水或吃到一块面包。

昨夜虽然下了场雷雨，街道仍很热，太阳出来后更是把街道烤得发烫。河的对岸，轰隆隆、劈里啪拉、嗒嗒的声音

— 愿 —



还没停下。一辆小汽车开过贵族街，车后扬起一阵石灰烟雾，四处扩散，车上政委变形的脸庞和乌黑的嘴唇依稀可见。小汽车转下坡，开上了木桥，据说后来被一颗炮弹击中，车和人都炸得粉碎。时间似乎停止了——战斗好像没有尽头。城市的呼吸也停止了。那些太太小姐们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用枕头蒙着脸躺在床上。面粉厂老板娘为立宪会议委员会的委员们烧好了早茶。在地下室里，看上去这些部长们就像死人一样。而河的对岸，轰隆隆、劈里啪拉、嗒嗒的声音还没停下来……

已经是中午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站到了窗前，吱吱呀呀地推开窗户，他已经等不及了。街上的伤兵都不知到哪里去了。许多人家的窗户都开着，窗帘后可以看到一双双窥视的眼睛，还有一副副着急的面孔。有人从正门伸出头来，可是马上又缩了回去。照这情形，布尔什维克好像都已经逃光了……可是对岸密集的枪炮声又说明什么呢？……唉，真让人心焦啊！……

忽然，奇迹出现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军官从拐角后面闪了出来，上身穿着一件皮带束得很高、雪白的军装，他好像迟疑了一下，然后沿着街道向街心走去。军刀拍打着他的军靴。肩上金色的肩章与阳光交相辉映，人们忍不住想起了美好的旧政府……

一股早已淡忘的感情突然涌上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的心头。他好像记起了些东西，不由有点气愤。他飞快地把头伸出窗口，朝军官嚷道：“立宪会议万岁！”

那名少尉忙向医生胖胖的脸做了个眼神，神秘地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 怨 —



马上，所有的窗口都是探出的脑袋，打着招呼，问道：“军官先生……怎么样了，我们胜利了？布尔什维克完蛋了？”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拿上手杖，顺手拿过白制帽戴上，在镜子前照了照，走出了大门。街上到处是人，好像刚在教堂里做过礼拜之后的情形，果不其然响起了宏亮的钟声。一大群人兴高采烈，吵吵闹闹地聚集到了十字路口。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感到有人拉住了自己的衣袖，一看原来是一位曾找他看过病的太太，下巴胖得足有三层，头上扣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帽子上的假花散发出一阵阵樟脑的味道。

“先生，您瞧：是捷克人！”

两个捷克人端着枪在十字路口上，一群女人把他俩团团围住。一个捷克人脸刮得很干净，另一个蓄着黑胡须。他们紧张地笑着，同时不忘对屋顶、窗户和面孔进行搜索。

他俩头上帅气的军帽，军装上衣整齐整齐的皮纽扣，左臂别着盾形的臂章，严实的皮包和子弹袋，他们那刚毅的神情——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满心欢喜同时又有有一些惊奇。这两个人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神奇般地出现在这条街上。

“万岁！”几个过去的官员在人群中大喊起来。“捷克人万岁！把他们举起来！我们快点！”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挤到了前面，抽了抽鼻子，准备热情洋溢地演讲一番。可是，他实在是太激动了，嗓子冒烟，于是他飞快地朝秘密会议的地点赶去，准备去承担他那份崇高的职责。

面粉厂老板娘的地下室里空无一物——除了刺鼻的烟草



味，一个里面胡乱塞满烟蒂的烟灰缸，还有一个满头黄发的男人坐在桌子边上，他的脸被一大堆上面满是大鼻子面孔的纸遮住，他睡得正香。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轻轻把他摇醒。那个人悠悠地呼出一口气，抬起蓄着长胡须的脸孔，两只淡蓝色的眼睛半睁不闭，眼光散乱：“出了什么事？”

“到哪儿能找到政府？”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严肃地问道。“我现在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噢，原来是布拉文医生。”那个男人说道。“妈的，真见鬼，可是我……现在城里情况如何？”

“还有一些残余的布尔什维克。可是，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捷克人已经开始在贵族街上巡逻了。”

那个男人的嘴大张着，白牙露了出来，高兴地笑出声来：“太好了！真见鬼，这么顺利！照这样下去，整三点政府在这还有一个会。一切顺利的话，黄昏时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很抱歉……”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您是党中央委员吗？您难道是阿夫克先季耶夫？”

那个男人随便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是在回答说：“没有办法啊……”这时电话铃响了。他一把抓起话筒。

“医生，您先走吧，大街上的事就都交给您了……请您注意别让任何过火的行为发生……您代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热情就交给您控制了……否则的话，您能想到，”他朝医生眨了眨眼，“天知道还会闹出什么事……”

医生走出了地下室。街道上已经挤满了城里的居民。似乎今天是复活节，人们相互之间互致问候和祝贺，传播着小



道消息。

人群中金色的肩章渐渐多了起来，它象征着那舒心的，受着保护的过去的一切。一队军官踩着整齐的步点，坚定地走了过去，一群小男孩扮着鬼脸紧跟在后面。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堆满了微笑，经过库尔利娜那座绿瓷墙面，奢华无比的别墅，人流从花园街涌到了贵族街上。这时一个男孩一头钻进了人群……

“出了什么事？有什么情况？”

“军官老爷，我发现有两个布尔什维克躲在这个院子里的柴堆后面。”

“太好了……先生们，先生们，大家继续往前走……”

“这些军官们要上哪儿去？”

“先生们，先生们，保持镇定……”

“有肃反委员会的人！”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我们到一边避避吧，以防万一……”

枪声又响了起来。人们呼的一声全散开了。人们跑得连帽子都顾不上捡。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跑回贵族街上时已是累得气喘如牛。他觉得现在的这一切都应由他来负责处理。他走到广场中央，眯着眼睛盯着那些覆盖着亚力山大二世雕像的破木板，他举起右手，用一种激愤的语调大声喊道：“布尔什维克想毁掉俄罗斯过去的一切。他们妄图让历史从俄国人民的记忆中消失。这里耸立的沙皇雕像难道有什么坏处吗？何况他还是一名解放者。这些该死的破木板和破布早就应该被取下来了。”

他就这样向群众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说。几个聪明的戴



着制帽的小伙子，看起来像是商店的伙计，立刻跟着一块喊道：“拆了它们！”

木板从雕像上拆下来不断发出喀嚓声。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自顾地朝前方走去。人群慢慢地散开了。河对岸传来的枪声反而愈发响了。一个几乎一丝不挂的人，只有下身穿着一条湿透的短裤，从萨马尔卡河方向冲着医生跑过来。他黑色的头发一直遮到眼睛。宽阔的胸脯上面刺着图案。凡人女人吓得尖叫着钻进了大门。只见他忽然转过身去，沿着斜坡冲了下去，往伏尔加河跑去。他的身后有三个人紧跟着，三个人的后面还有……还有……他们都像落汤鸡一般，身子几乎裸露着，上气不接下气……街上有人明白过来了：

“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打死他们！”

这些人大吃一惊，急忙拐向另一个方向，沿着斜坡朝码头跑去。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看不下去了，他也跑了起来，揪住一个瘦瘦的、鹰钩鼻、没有睫毛的男子：

“我是新政府的卫生部长……快叫一挺机枪到这里来！快去！这是命令……”

“我听不懂俄国话，”那个家伙很不高兴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医生一把把他推到一边……现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他亲自去找带着机枪的捷克士兵……他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门上的红星掉了下来，吊在半空中，他看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光头，晒得黑红的身体，鞑靼式的胡子。他的军装上衣已经被撕烂了，肩头上的一个伤口不停地往外渗血。他咧着嘴，露出细小的牙齿，像狗一般耷拉着头，喘息着——死看起来太可怕了。

人群把他围住了。女人更是疯狂地叫喊着，许多人拿起



了阳伞、手杖、捏紧了拳头……正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退休的将军，他发紫的双手发狂似的乱舞着，大声叫喊着，死命往那个布尔什维克挤过去。他那宽大的制帽掉了下来，露出秃顶，一枚勋章吊在满是赘肉的脖子上，不停地晃动。

“先生们，不要手软……这家伙是政委……不能放过他……我的一个儿子也加入了赤军……太丢人了……先生们，请你们帮我找到他，然后带到我这儿来……我要当众把他给毙了。这个儿子应该枪毙……这个人也绝不能放过……”

“这时候就算我出面也阻止不了。”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不由激动起来，想离开那里，又回头看了看……喊声已经停下来了。……刚才站着负伤的政委的地方，已被手杖和阳伞所淹没……除了殴打的声音，可以说是安静极了。那个退休的将军好像在指挥一支乐队似的，站在台阶上，向下张望，一只手在滑到鼻子上的制帽的上方无力地挥舞着。

从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的身后跑来了公证人米中。他穿着一件很脏的袍子，纽扣一直扣到领子下边，脸是肿的，戴着一副缺了一个镜片的眼镜。

“打死了……被阳伞打死了……这样真是太可怕了……唉，医生，听说现在萨马尔卡河边发生的事情更加可怕……”

“既然是这样，我们到哪里去……您知道，我现在是政府的一员了……”

“知道，我替您高兴……”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以政府命令为由让一支六人组成的军官小队同他们一块到河边去，那里过激的行为正在发生。现在各个十字路口都有捷克人的巡逻队。女人们打扮得



花枝招展，给他们献鲜花，教他们学俄语，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希望这些捷克人能喜欢她们，喜欢这座城市和俄罗斯，然而这些曾经被俘过的捷克人早就非常讨厌俄罗斯了。

萨马尔卡河泥泞不堪的河岸上，志愿军正在四处搜捕从郊区逃来的红军残余部队。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来得太迟了。那些从木桥上逃过来或是从萨马尔卡河游过来的红军，已经上了轮船和驳船逃往伏尔加河的上游了。几具尸体躺在岸边无精打采的波浪里。伏尔加河已经冲走了其他好几百具尸体。

戈维亚金坐在一条翻了个的破船上，袖子上绕着一条三色的布带。汗水湿透了他那淡黄色的头发。他发白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阳光下的河面。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走了过去，严厉地说道：

“ 民团副团长先生，有人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过火行为……政府命令…… ”

医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戈维亚金用手抱着一根上面粘满头发和鲜血的柞木棍子。戈维亚金说话轻得让人简直听不见：“ 又漂来了一个…… ”

他懒洋洋地下了船，一直走到水边，一个光头正顺着水流的方向朝岸边缓缓地游来。又有五六个拎着一样大棍子的年轻人，走到了戈维亚金身边。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于是转身去找同他一块来的军官，他们正喝着巴伐利亚产的克瓦斯酒。卖克瓦斯的人系着一条白净的围裙，手脚利索地在这个时候把小车推出来了。医生向这些军官演说了一番，说明这种过火的行为应该被制止。他指了指戈维亚金和那些河里游过来的头。上文提到的那个瘦高的骑兵少尉，一身雪白

